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詳校官庶吉士臣張 溥

侍讀臣孫球覆勘

梁谿集卷一百二十二至

腾绿監生臣徐 莊校對官中書臣潘典傷

ころうりはんべる 梁靴泉 與趙相公第十書 與趙相公第二書 與趙相公第八書 與趙相公第四書 與趙相公第六書 李綱 撰

**膇之疾步履艱難以故杜門不出謝絕人事今三年矣** 鎔推挽之賜佩服厚德第深下情甚憂患之餘衰病相 金以口下二言 賜敷奏使安於附散以便醫藥不勝幸甚 顛仆道途上辜朝廷委寄已具奏辞免外敢望釣慈特 近來後感瘴癘寒熱交攻眩瞀併作使之力疾承命必致 伏被尚書省割子誤蒙聖恩有江西即守之除實自陶 仍志慮凋落豈後堪為世用昨者還自湖相得腰足重 與趙相公第一書

任不敢辭難雖在流離因厄之中願報國家之意未敢 區區微彩已布前幅重念其自朝廷艱難以來誤蒙委

策上疏力辭期於得請敢望釣慈洞察誠悃曲賜開陳 少此也今者上恩隆厚廟堂加察起於開廢付以一 兵民之重固願驱勉超承圖報萬一實以抱病之久精力 頓衰積憂熏心動輔遗忘深懼臨事乖錯無以仰副驅

梁谿集

- 特垂矜允不勝處褥之至

之前宰執公忠静重臨大節而不可奪如秦觀文求之 夫之論方今人材衆多可界方面之寄者初不乏人求 伏紫龍海北報寧諡去歲旱災之廣有可應者仰見爱 侍從骰亮警敏敢任大事如李端明付以聞外之權处 之福也然謀帥之際濫及罪戾之餘深恐不足以協士 民憂國之誠第切歎仰天下事惟相公留意則夷狄旱 能稱職舉以代基實允公議敢望釣慈特加亮察 與趙相公第二書 卷一百二十二

**暵之患有不足弭恰易及此不勝惶恐** 其三具奏辭免恩除不蒙於九且被親筆趣行逼勉就

近准尚書省劄子以某具奏請覲得吉矜從十年流落 護之使不至殞越 莫大之幸 代 真亮察 道第迁拙有素臨事跳澗衰病之餘精力弗強使當一 路兵民之寄大懼曠失以速罪戾惟仰頼釣慈有以優

之餘種獲造行關望清光實出釣造第深銘佩将遂俯

大三日東全雪 题 伏下風以承誨約慰平昔願見之心尤深於抃區區所

识谿集

情驚擾寓居城外相去審通遂有望家之謀上元日起 懷非面票莫既萬 某頓首再拜孤遠之跡蒙思許令入親實自陶鑄更蒙 海諭尤戰厚德非晚遂有瞻望家爲以慰平昔願見之 離長樂又值陰雨連縣山路崎嶇幾於寸進今已幸脫 其歲除受命本欲單騎之任適海寇遽犯福之閩安人 心預深於院區區所懷諸候面票 與趙相公第三書

瞻望衮繡之華伏蒙鈞慈眷遇良渥屢開東閣使得欽 其比者蒙思入親濫被審獎仰荷吹嘘因獲造諸屏著 屯兵眼濟飢民極難料理自非仰賴朝廷應副其何以 情傳聞江西去歲早災之餘民戶流移物力凋耗贍養 濟俟到行在請都堂呈禀伏真照察 閩境數日間可至上饒自三衛登舟順流而西度此月 下澣之初可到行在伏蒙問勞之渥仰佩眷意不勝下 與趙相公第四書

次定四事全書

梁松集

幸甚區區態烟謹具別紙伏真垂亮 違去釣範忽踰兩旬嚮仰之誠未當少置途中當具咨 事此縣力灣材當此點院之際大懼無以仰副朝廷委 **黄上體注倚善衛生經茂對龍光以慰中外之望** 任之意既荷鈞慈力賜推挽更真有以終始其賜不勝 陪撫語佩服盛德拳拳之情無以為喻益遠門闌敢 江西去歲旱災次於湖南而南昌視一路為甚流移至 目干清釣聽計獲呈徹某已於二十日到界首交割職

ていついなんにいう 人船般取仍得嚴戒諸郡應副無幾不失指準莫大之 老以謂前此未當有也中下户往往之食牛具多已不 **乞於浙西江東朝廷有米斛處支撥三萬碩本路自差** 上户數亦不多此去秋成尚遠賑濟殊為缺乏已具奏 遣畫撫州建昌軍萬四千碩比到亦只存數千碩勸誘 饒州上供米一萬碩本路遣人船般取得回報去已支 多道路相望田畝有至今未耕墾者縣亘阡陌詢之父 存種麥亦甚稀少未知向去何以接濟雖蒙朝廷許撥 产品

幸伏望垂念 金タモださ 言 卷一百二十二

降錢本使得招召佃户置賣牛具贍養耕種之人何以 其近蒙朝廷委以營田敢不悉心以圖報効本路諸色 抛荒田土至多已委州縣盡令刬刷但朔建之初非寬

能越時營辦以為水久之利伏望朝廷特降錢本十萬

廷以息充本路支費無幾有營田之實而非特文具而 貫文付本司指置俟将來就緒日計等本息以本歸朝 已已具奏并申尚書省外敢望釣慈早賜指揮施行不

**其垂念干漬惶恐之至** 之德切望釣慈特為敷奏早降指揮不勝幸甚漕司見 後財計决致疎處其不足情深恐誤事仰累相公推挽 指自非朝廷委漕司應副三兩個月容某族行措置向 米僅有數碩錢僅有數百貫其到任之初茫然不知所 有總制司錢物可以應副與椿岳飛錢糧自不相妨敢 勝幸甚取會到洪州月支錢米六千餘貫石倉庫空然 與趙相公第五書四月六日

次定四車全書

杂粉集

良深感服第此方當旱獎之餘種種缺乏殊非前日之 其已次豫章交割職事仰託花輝規模具在得以遵守! 本路唯臨川建昌去歲薄熟今春耕種亦漸成次紅贑 皆旱災下户種藝無本田菜多荒而豫章倉庫空匱尤 上雖稔然頗為盜賊所擾民碩多不輸納自餘諸郡率 約束但有瞻跂 比願言有以詢督之使免於罪戾莫大之幸無緣躬受 可駭贍養官吏軍兵錢糧既無指準而贩濟解科又復

濟給下户之無本者但恐所得莫能偏及已具状奏及 之家减價出難既已奉行又措置勸民入納專欲以販 缺乏深慮将來有誤歲計近被親筆詔書令勘諭停蓄 没而又袁吉臨江建昌之間飢民往往竊發千百為群 稍潛伏近李山既為岳飛勾回餘孽無所忌憚遂後出 處冠尚未静盡昨得李山一軍屯駐頗能破賊徒黨稍 申朝廷七降錢米以齊目前之急必蒙於允今再開項 條具仰干釣聽敢望垂念不勝幸甚

次定四車主書 國

张彩集

益申世景一軍雖有丘質錢糧窠名本州前後登帯支 今己十五六項深處山歲易為嘯聚滋蔓難圖申世景 累具奏乞就近差撥三二千人應副使與未奉指揮敢 釣念不勝下情然運司所得止可以相無充一半之費 近蒙朝廷令運司應副一月錢米大濟目前之之仰荷 望釣慈早賜差撥以慰一方顒望之意不勝幸甚 一軍僅千人自遣一半往處吉問自餘無兵可以措置 與趙相公第六書 卷一百二十二

舊治為念特賜於從非持其受賜也喋喋况賣第深棟 怨乞降茶引如元請之數庶幾不致狼狽敢望釣慈以 費力今運司既已無有又不敢仰煩朝廷支降輒伸前 遣並無分文顆粒見在皆是旋行擘畫應副所以尤覺

息 本路近來雨澤露足但下戶乏本種田殊可於念州縣

次是四年全書

梁豁集

若實惠及農夫使将來有秋可望前此累當拜惡之於

所養多坊郭游手之民雖能全其性命不填溝壑然不

禀施行緣本路缺乏之甚所有招填例物及贍養錢糧 填新人既未必能數額又旋行訓練非年歲間安能習 非干告朝廷何以能辨已係具盡一申請敢望釣察招 秋日發遣令先招填係将不係将禁兵訓練使喚已依 近被受密院割子備坐都督行府指揮所乞軍馬候防 越此時入納應副脈貸敢望釣慈特賜矜允不勝幸甚 缺米報援日相例乞支降茶引十萬貫當自招誘客旅 鄰路有米去處支撥三萬碩正為此曹設也萬一朝廷 人こりったい 望釣照干洗惶恐之至 亦已關送都督行府黨非朝廷特賜指揮勢决難得敢 先差三二千人付本司分學使喚實非得已近降割子 流重地任責不輕更望鈞慈特賜垂念 分撥人兵前去措置然兵力單弱深慮不能彈壓累气 **凌吉間以抽田李山軍馬頗後紛紛已遣副總管康隨** 服将來防秋須得督府如期遣軍馬底幾可以倚仗上 與趙相公第七書 **(** 

之策茫然未知所惜日深悚惕雖蒙都督行府有許遣 慈特賜於念早與行下不勝幸甚 任以後督責諸縣收族格辨决不敢復有循違伏望釣 任己前拖欠之数本州缺乏之甚近者干告朝廷令漕 少惡仰干釣聽漕司督催本州積欠錢米皆是某未到 夏己踰半防秋之期甚近而本路全無軍馬所以捍禦 司應副方能粗了目前支費宣復更有錢米以還舊欠 已具事因為開及申朝廷之降指揮銷破蠲免自某到

金タロアとこ

卷一百二十二

兵之文亦未蒙津遣前來深慮緩急決至誤事契勘舒 斯黄三州係聽本司節制實為江西敬障之地舒州係 将移屯合淝襄陽本路不至為散人之所窺伺已具狀 兵四千駐剳斬黄兩州皆聽本司節度庶幾将來二大 **乞朝廷特降指揮令光世分兵二千駐劄舒州岳飛分** 劉光世地分斬黄州係岳飛地分並不曾屯駐軍馬欲

次定四車全書

? 彩集

甚

奏聞及申朝廷敢望鈞慈特賜矜允一路生靈不勝幸

曾陳訴之民懼催理欠員至今不敢歸業本司已行下 蘇實廟堂措理之效良可喜也第去歲災傷地分頗有不 省今有投進割子輒録副本拜呈幸望釣悉 累奉詔古以江西旱災令廣脈濟及勸誘積栗之家減 價出糶其與諸司協力奉行幸已就緒已具狀申尚書 州縣 戴寶與免惟科庶幾流移悉後田里亦已申聞併 邇來雨澤滂沛早稻已熟秋田可望米價頓減人情少 與趙相公第八書

其累以本路合差軍馬上干釣聽蒙關送都督行府 再 冀照察

早賜差撥實一路生靈之幸也亦有奏割條陳利害謹 朝廷委寄之意今再具中禀敢望相公致一言於右相 多乏兵分遣又以防秋在近全未有備日夜快惕恐辜 得督府割子見議差撥然到今未有至者非特盜賊滋

火之四事全等 一 撫似之迹仰荷推挽誤蒙任使自到豫章行将三月宿 録副本致左右機政之暇特賜采覽 梁谿集

嫌避已具狀奏聞乞依舊在外宮觀敢望釣慈特為敷 就緒雨賜調適遂成豐年於此時求去以養衰病似無 病問作心力不強深處曠缺以始朝廷之羞今幸脈濟 其附退之久乍當繁劇加以承旱暖缺乏之餘種種料 奏使得養疴山林保全晚節莫大之幸敢龔鈞察 粗足官兵俸米既盡支本色料錢亦排日支給無幾自 理不無違哪人情去處該多諺識塵溷釣聽今則財賦 與趙相公第九書七月初九日

卷一百二十二

官祠尚未報行敢望釣慈早賜陶鑄使得息迹山林寶 累以本路防秋缺兵控告朝廷及都督行府近得行府 荷終始之惠宣勝幸甚干冒惶恐 實而審察之不勝幸甚因吕侍郎書中當道釣意仰荷 此浮言稍息然迁拙有素多招意外之膀更望釣慈敷 其衰病無堪強頗於此雖不敢不超勉自力以副朝廷 委任之意終恐迁疎仰員使令近已具奏乞依舊外任 愛念故敢借易及此惶恐無地

大三四重主告

兴路集

同受大賜豈勝感激目前雖不至乏絕然防秋之計殊 非相公留情舊治察見本末何以及此县與一州士民 劉命追選前來截留一路不勝幸甚伏真垂念 割子許差王彦一軍但須候其到乃始差撥今王彦 尚 近以洪州積欠錢米干聞朝廷伏蒙釣慈悉皆蠲免自 報後時有失事會敢望朝廷特賜指揮得專遣使臣務 在判南秋期已至深愿道里遼遠虚费日月軍馬有往 返跋涉之勞雖已再具中禀緣行府已巡按淮上恐得

卷一百二十二

無贏餘已當援例申陳更望特賜於察幸甚 與趙相公第十書八月三日

盗作因令就便前去措置本人全不以捕盗為意公然 差撥軍馬令往處州措置群盗未行問適報筠州管下 昨蒙朝廷差到統領官何球即時依禀就申世景軍中

マシンのこう からい 物牛畜殺傷平人恐其生事機令歸司歇泊又自擅往袁 州招安所為愈甚本司别差将官馬仙前去措置適得 招收心命冒請錢糧公路作過強擾民户至有強取財

大理寺公文根完何球盗用官物凡二十餘次割下令 金少世二八八十二 重賜行遣以為将佐之戒敢望鈞慈特賜照察 昨日方到本司已送所屬根治俟見情節續申朝廷乞 軍兵及委提舉茶鹽趙大夫隨宜措置差人勾押前來 以職事交割與馬仙記回歸並不聽從不免先次勾围 梁谿集卷一百二十二 太一百二十二

_	-	CLEANING THE PARTY OF THE PARTY
金十八	梁谿集卷一百二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
	宋	
	李綱	
	撰	

與趙相公第十三書 與趙相公第十一書 與秦相公第一書 與趙相公第十四書 與趙相公第十二書 與秦相公第二書

伏讀詔書竊審車駕時巡郡國躬勞将士諒惟扈從政 與趙相公第十一書九月七日

欠いの事から

梁點集

跂伏幸照察 **基承乏江右忽将半年左支右梧粗免曠敗實頼釣花 履良勤神用某拘守郡章不獲望塵瞻嚮行館第深仰** 伏望鈞慈曲加照察特賜矜從一路不勝幸甚干冒惶 上流重地尤不可無兵以備不虞除具奏陳外輒以咨 府累劄許差至今未有到者方車駕巡幸江上本路當 之賜第防秋是時屢告朝廷乞遣發軍馬雖家都督行 目條具利害仰塵釣聽及遺屬官羅薦可詰朝廷稟議

黃顛叔者與其黨百餘人餘盗稍戰但賴上殊未請耳 首解發赴都督行府軍前使與後擒獲宜春劇賊所謂 现 軍馬單弱無以鎮服之所致近者措置王權将招安頭 本路盗賊錐此豐年猶未衰息尚有結集敢窺伺州縣 良以習俗頑悍善報仇怨利掠貨財不顧刑法而本司

有懼意久之軍馬不到知非實然又復紛紛深恐江上 昨蒙行府許先差撥數千兵前來討為既出榜告諭頗

スにしているとはは

梁豁集

或有警報則為患不細近蒙省劉委以相度措置輔以 皆是空閑去處難於保守累具状申朝廷乞降度牒措 并昨蒙朝廷指揮令製造軍器合用錢物亦累具申請 置修葺及截去潤遠空閑去處未奉指揮今時月已迫 本州城壁久不修治類多顏毀又太潤遠自城北一帶 已見條陳利害申禀伏望鈞察 工役夫力並不及民謹具圖申呈伏望釣察所之度牒 不免将安無司錢米那允支用收買材料烧變磚兒及

**基票目頓首再拜平章都督僕射相公閣下告賈誼有** 併望行下支給不勝幸甚 與趙相公第十二書

言曰守圍捍收之臣誠死城郭封疆又曰彼且為我死 然後可與之俱生彼且為我亡然可與之俱存聖人之

有金城者比物此志也夫為守圍捍牧之臣而死城郭

封疆此固常理然死或重於泰山或輕於鴻毛方其平

一次定马車全書 時請于朝者無不從也所以為守之之具者無不備也

探點!

砥礪為鈍圖尺寸之報也自初到任適當早晓之餘於 實自相公推挽之賜所以力疾之官追勉就職者亦願 西 散休影息跡不後敢與世故去年冬誤被上恩付以江 圍之實用則志節之士所處此者宜如何哉其自十數 從所以為守之之具者不備徒假牧守之虚名初無捍 年來憂患相仍加以朴陋迁珠動斬龃酷所顧安於閑 不能則繼之以死宜其有鴻毛之輕至於請于朝者不 ,路重寄力具辭避不蒙矜從賜對便朝更膺殊獎 **を一百二十三** 

就緒幸此歲稔粗免曠敗亦皆相公亦庇之德心非木 大帥之名而無其實故也其昨具奏乞元置安撫制置一 去就之時然某之所以求去正以防秋之故何則叨冒 吏戒嚴商秋俯及之語夫防秋在邇豈守牧之臣可為 庾匮乏夙夜自竭簿書錢穀冗瑣細碎必親必躬方稍 REJOISTANTO IN 下初則日俟秋高調發軍馬繼又曰見議遣兵繼又曰 大使司軍馬錢糧之半蒙朝廷關送都督行府行府割 石寧不知歸近者上章引疾巧罷降詔不允訓辭有邊 梁松集

金牙匹戶二言 之故復難調發是本路之兵不足倚仗也夫以上流重 行府皆降指揮許招填本路缺額禁軍勾抽使喚數月 兵應援是朝廷之兵不可指擬也初乞兵日蒙朝廷及 俟勾王彦一軍到日分撥前去今則曰候有警急日遣 兵可以控扼守禦方邊報警急倉卒擾攘之際乃欲望 地去淮南及偽境不遠公江千餘里要害之地並無甲 令權罷諸州不謀将兵數既不多隸将之兵以虔吉盜賊 之間極力招填緩得六百餘人近緣漕司申請錢糧復 卷一百二十三

守之備哉况諸将列屯相去絕逐使敵人乘問為持虚 是大不然夫七尺之驅要在腠理干丈之堤潰於城穴 過調楚四盧毒襄郢諸将屯宿重兵則江西為内地探 遣兵應援於數千里外不亦晚乎其竊料相公之意不 一路於度外恐非計之得者自用兵以來敵人張大聲 報偽黨無數路深入之計則江西可無虞故兵不必遣 之作不知孰肯為援朝廷不預遣兵使自為防守而置 所以防患者常在不防之地豈可以江西稍内而盡弛防

次定四車全書 题

梁 縣 集

勢探報安傳分兵以入某路則往往無事深藏固閉匿 紛紛然其未當辨明於俯仰不愧者以無其實故也紹 所喜議論不合自出師總五十日即丐罷去其後誇議 與初蒙恩起廢宣撫荆廣得兵萬三千人招捕羣盗者 欲有所施設鼓作兩河之人以捍大敵然不為用事者 垂釣慮重念其靖康間被命宣無兩河得兵二萬人方 路之備是僥倖其不來尤兵家之所忌也敢望相公持 肚示弱探報無所得則往往深入今信探報而不為一

卷一百二十三

欠ららったいる 真無以自解矣此所以風夜震懼而不遑啓處也更望 後誘議亦復紛紛然其亦未當辨明於俯仰不愧者亦 相公曲加照察謹遣本司幹辦公事官羅薦可具歷懇 不幸稍失支梧致有缺誤則平時仇怨群起而交攻之 區區願效之心竊自歎息籍使勉強偷安以僥倖萬 不願圖治埃之補然軍馬單弱財用寫之曾無以副其 以無其實故也今其幸蒙上思委寄又尚相公知奖宣 ŢĮ. 梁粉集

數萬亦不為用事者所喜到官總數月以言者罷去其

馬即七早賜摘即前來應副擺布控扼無盛臍之悔 烟告于行府伏望釣慈特與定議如本路合遣防秋軍 難之除淮軍叛散之秋上思謹言登庸舊獨所以妥安 伏審光奉朝廷還界題柄大慰中外之望竊以國步製 士民之望而县得以早為去就不勝幸甚干冒韵嚴無 任惶恐县禀目頓首再拜 如不合遣亦乞明降的確指揮無使日夕指準惧一路 與趙相公第十三書十月一日

以救其失惟是出位之言實為有罪迫於憂憤有不能 避退講和之說後行則宗社安危未可知也朝後上章 恢事以為比竊謂太過深慮隨時獻說者浸失本古而 獎諭尤切震快進見邱報言事者論右相引漢武誅王 陳朝廷措置失當風夜受懼以俟譴訶乃蒙寬思降詔 淮西叛将出於意外實非細故果輕不自挨當奏疏指 具瞻區區不勝傾依之至 南社經靖人心使國勢增隆必自有道行觀施設以副

次定四軍全書 型

梁點集

之是也今既駐蹋幾年徒以淮西叛将處後捨去使冠 守前議請車駕還幸平江及親近降指揮改撥盧壽盱 偽得以窺同非良策也第當無終将士益務全養静以 萬分之一不勝幸甚惜易惶恐論者皆謂宰相還朝必 百物未備以一提之故而逐臨建康誠太早計相公争 屯駐其稿謂朝廷措置因時制宜必不如此藩離未固 的米斛並於建康府交卸又謂且抽田淮南軍馬公江 自己者無録二疏副本拜呈敢望釣覽如有可採得補 STATO BY WITH STATE 撫筠袁問有名字者悉己招捕了當雖有些小残黨留 盡罪科須渠魁次第公參後業境上學盗亦皆擊散古 過甚米價亦不夠跨載上盗賊蒙朝廷易守蠲免租賦 夜超勉左支右格幸免曠敗實賴鈞此今秋錐早幸不 待之江北屯重兵則江南可以真枕江北無兵而與賊 其以憂患之餘誤蒙朝廷起廢帥守江西已涉兩年夙 為得策敢望釣慈特賜詳酌恕其借易不勝幸甚 共長江之利則國勢危矣第當抽四老少以就糧詢最 梁弘集

公運朝洞照情素軌敢力陳前題敢望釣慈特為較奏 兵彈壓無能為也而其自春及今衰病日深醫者謂勞 金矢正戸 きるで 少就全養尚有安理不然日復一日遂成痼疾不可為 後成林疾醫者謂憂慮勞心所致所以力再開退政欲 疾步優蹇緩拜跪繁難至今未愈又告疾腔煩情健忘 心太過所致七上章丐開底得休養未蒙於允今幸相 其自春夏以來久苦瘡鴻經幸稍安忽得足弱筋變之 使得遂其所欲不勝幸甚均望矜念惶恐無地 卷一百二十三

賜也干瀆釣嚴不勝惶恐 償得歸休山林保養病驅不至顛仆於道路皆門下之 疾丐閑非在今日敢望相公矜憐曲為敷奏特從所請 也謹録自春迄今乞宫祠章疏塵淹釣聽庶幾照察引 **基承乏於此實一年有半仰荷朝廷委寄之意不敢不** 房繕治器甲措置錢糧招捕盗賊種種皆幸就緒獨立 勉自到任以來販濟勸誘以活飢民修築城池創建營

次定四軍全書

認點集

於風波動摇之中不意自全非仰賴庇麻何以及此己

幸甚 敢有所規避謹以副本録呈敢望鈞慈特賜詳酌不勝 然理義人心之所同然號令施設犁然有當於人心則 朝廷累年經營恢後之計漸有氣象而以措置一失當 開具措置事件釐為六狀奏聞無幾朝廷知其請閑非 弼後界魁柄政猶藏察之人非得活國之手厥疾弗廖 之故淮西之軍盡歸偽境國勢稍弱上心感悟召還元 與趙相公第十四書間十月二日

至于七八近後上章遂乞掛冠實緣衰病非敢節辭上 某以非才誤蒙朝廷委寄一路自今春以來援疾求去 恩隆厚未忍弃捐屢降詔古不從所請敢不力疾追勉 以圖報萬一然本路實為上流重地當惡偽乘問窺同 留意天下幸甚 不約而自服轉弱為強以啓中與之運有不難也相公

欠定四年全等 一

決點集

之秋軍馬單弱無以控扼萬一有賊馬衝突何以待之

報具防冬事件仰干朝廷其間乞兵一事尤為最急如

蒙摘那可用兵将五千人與見管者相無使喚果雖不 漸陽水軍緩數百人安能控扼令歲猶未至也張俊雖 是皆不然岳飛錐有保上流之名而無其實去歲所遣 議者多謂朝廷以張俊屯淮西以岳飛保上流則江西 其於此無益也願先罷點實不敢虚受重責伏望釣慈 特賜矜察惶恐無地 武願當一面不能即繼之以死報上思兵将無有雖留 乃為內地又謂萬一賊馬渡江力不敵即退保以避之

官頗語使喚如得差撥不勝幸甚不然即别得一項軍 那於當用去處有不可己者其頃在湖南具錫為統制 堅留於此非不知朝廷新失淮西之軍兵将缺乏然摘 所之之兵如置一路於度外則夫人而可為帥似不必 為賊占據豈可後得也如朝廷必欲固守則願假其以 為虚處豈得不預為之備退避之說不可施於今日如 豫章九江不能固守而事退避則撫吉筠袁諸郡皆将 進屯淮西而舒斯江黃未聞有重兵以為捍敬江西最

次定四車全書

. 梁 梨

官及人吏皆隨功狀蒙朝廷推思自其到任並未曾申 陳今類聚招捕盗賊火數干告朝廷七量與推賞庶幾 自釣花所及前此本司招捕盗賊逐火了當本房簽書 措置督捕會合兩路軍馬討殺無幾靜盡得免曠弛實 與湖南接界尚有數火人數亦不甚多已遣屬官前去 本路盗賊招捕略盡近日賴上又擒獲殺散所謂劉宣 馬亦可敢望釣慈曲賜應副情迫辭切惶恐無地 劉花等者虔賊自此當少衰矣唯袁之淖鄉吉之水新

大臣日年八三日 國 本司累申朝廷乞降指揮催促岳飛分兵屯駐九江至 尤宜得人謂當權時之宜選差有名望武臣為守使之 者諸縣頗遭屬切斬黄一帶並無障嚴如九江重地豈 之備一旦殘破延圖尅復豈不勞費如岳飛之兵果不 今未有到者近日光州等處探報賊馬漸有渡淮作過 可分即之朝廷别差一項軍馬屯駐防托在今日守臣 有以激勸伏望鈞慈幸察 可缺兵往年馬進占據用兵攻討半歲廼克今不早為 梁點集

其再拜上啓區區 承之豫章行半年矣幸此歲稔目前 某頓首再拜啓竊審車駕時迎郡國親勞六師有煩齒 措畫寫見承宣使劉錫次熟有謀語練軍政黨蒙朝廷 照知之所私願也 行即登庸後界魁柄以穆天絳中外之望非獨區區尚 弼典司留鑰根本之地遂增九鼎之重諒惟者注之隆 驅策必有可觀非特一路之幸敢望鈞慈特賜照察 與秦相公第一書 卷一百二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 順動未敢堅請黨幸今冬無虞為歸數之計决矣何當 誤蒙上思伴之選秩無功之賞實不敢當力具奏辭免 某顿首再拜衰晚無堪濫膺閩寄初無善狀日俟譴訶 瞻晤少奉至言遡風不勝依仰之至 粗可支梧近上疏丐閑蒙思不允迫於防秋及聞車駕 自樞客相公推挽吹嘘之賜銘佩之情何有窮已斬裁 不蒙於允迫於威命通勉祇受愧溢于中載惟叨冒出 與秦相公第二書七月二十四日 卷一百二十三次縣集

莫大之幸冒昧惶恐 短啓以叙謝烟伏幸釣覽不勝悚息 寄有誤國事累具奏乞置閑散未蒙於允敢以割子上 多遗忘憂患之餘血氣凋耗自應如此深處當一路之 其區區所態實出誠烟非以備禮素荷卷照之厚必家 拜跪皆有所妨此衆人所見非敢有所托加以痰眩動 某自看夏問苦瘡瘍為梗近後中濕得筋擊之疾行步 干鴻造伏望釣慈特賜敷奏使得脫此繁劇休養衰疾

|欽定四庫全書 | 199 紛紛本司遣發兵将漸次招捕今己盡獲其首領惟李 其悚息再啓本路自今春處冠猖獗千百為群做顰者 去歲嘗致書趙相輒敢録呈伏幸釣覽寫見李光瑞明 寄之重有非疏拙所能任者自非投誠於公誰後見憐 非不欲尸素以度歲月實以衰病有不能堪者一路委 併望垂念幸甚幸甚 雅有方面才置之海隅未厭士論如以代其必有可觀 於察如江西日來盗賊漸息豫章財賦料理亦粗足用 《张彩集

安静者最號狡猾勢已迫蹙乞受招安更句日間可見 地車為駐蹕建康此地豈可不宿重兵以為控犯諒惟 命所致輒具割目拜呈将士功狀繼此以上併望釣念 次第區區素無指蹤捕盗之才實賴朝廷威德将士劾 本路得李貴步諒两軍彈壓討捕處冠底幾今冬不敢 敢望釣肯詳酌行不不勝幸甚 秋色已深朝廷守禦之備計已有定議如九江上流重 規畫部分已畢本司初不曾被受約東指揮斬具中票

こくこうしゅ へいんつ 垂念 蒙指揮州縣宮置實無寬剌可以趙那元係福建軍馬 不可不煩朝廷留念者相公以身任天下之重願賜釣 某以本路利害數事奏陳謹録副本拜呈皆係於邦本 差有名望統兵官付以此軍庶幾緩急可以使喚併乞 便更望釣察李貴者近為賊所中傷乞尋醫養疾願選 如許令用上供錢物養膽却令福建椿發上供於事為 倡獗然歩諒錢糧已蒙朝廷以月椿應副李貴一軍未 (**F** 梁紅集

察 當開具申陳必蒙照察也 今間已到官矣如賴上有盗賊之擾及官吏失於措置 肯進不免再以三千斛及朝廷鈔引錢濟其目前之急 萬橋五千斛應副既至爐陵又以聞贑上缺乏之甚不 **基再拜啓張柔直近過此以贑上缺乏為言本司輟那** 金欠した人言 倉庫匱竭誠可數聞若非朝廷支撥應副其何能濟亦 梁谿集卷一百二十三

以,可重点方 周 班縣	與張相公第七書	與張相公第五書	與張相公第三書	與張相公第一書	書十七	<b>梁谿集卷一百二十四</b>	欽定四庫全書
1	與張相公第八書	與張相公第六書	與張相公第四書	與張相公第二書		宋李綱撰	

金少口匠人言 闕然何以仰副朝廷委寄之意感愧之情無以為喻比 **某桌病無堪誤蒙鈞慈力賜推挽俾當帥守之任自顧** 世景一軍久依此數之外而倉庫枵然並無儲蓄急缺 有以優談之不勝幸甚 缺乏支給官吏軍兵體料錢米月計六千餘貫碩養申 已交割職事仰託大此族幾免於罪戾辱養素厚更望 江西當去歲旱獎之餘種種凋弊到任之初錢糧尤為 與張相公第一書 1

孤 之甚自非朝廷行府報那應副次難支格必致生事朝 **经目前之急非特某之幸實一路之幸也干瀆不勝惶** 具状中禀敢望釣慈特賜於察推其贏餘以齊難窘少 錢糧色色寬裕近年分撥軍馬付之他将轉移錢糧為 次定四重全書 题 送都督行府至今未奉指揮無處州殘黨向存近岳飛 之一空緩急之際何以支梧伏蒙朝廷以所乞軍馬缺 本路當控扼之衝實為上流重寄自來屯駐重兵支降 梁野集

|户乏本耕盛己漸失時升合之濟未能有補已一面指 古建昌之間後有竊發者頗多中世景軍馬止千餘人 勾田李山一軍後肆猖獗加以玄歲饑民易為嘯聚袁 中禀七先次報那三二千人應副使喚伏望釣慈深加 筆記書令勸誘上户減價出難見遵禀聖古施行緣下 **照察早賜施行關望之情以日為歲不勝干懇之至** 分布招捕不足深處勢漸滋蔓将來難以撲滅已具狀 昨陸對日得古措置眼濟務令實惠及民近又祇奉親

謹釣照 置勸誘上户入納錢米以助賑貸使下户有本種田将 來秋成可望方可不誤歲計容措置就緒續拜聞次幸 與張相公第二書 四 月二十一 0

指準殊難措置雖蒙朝廷撥到茶引錢二萬緡以目 Caro Con Ar dulo 米價計之纔可雅千有餘石正可充月給六分之一 深彩集

勝然到本路之初倉無見糧帑無積鏹日支月給皆無

前

**基衰病無堪不復敢與世故蒙相公推挽之力感徳難** 

金少旦左右言 贏餘以濟數月之窘使目前用度不缺乃可為将來永 惶恐惶恐 道括刷民間勸誘皆已舜一輛具割子干瀆行府願推 州為攸縣賊所侵凡五千餘人臨江建昌亦有嘯聚者 喻然處吉州自抽田李山軍馬後羣盗復出没作過袁 寵諭所乞軍馬錢糧俟至秋間發遣仰荷盛德丛以為 久之計敢望釣慈特賜軫念一路之幸非獨某受賜也 通計度萬數中世景一軍止及千人已遣五百人前去

竊以相公膺大任館重權以圖恢復大計正宜虚已廣 其報有論財用數事具劉子申稟又有論兵劉子副本 是微時不治遂致滋養竟煩朝廷遣發大兵所費不貨 MUDDING LINES 使喚無幾羅盗早得珍滅亦可訓練為将來防秋之計 招捕深處軍馬單弱不能成功如范汝為楊公之徒皆 仰瀆釣聽幸賜采覽 敢望垂念早降指揮不勝幸甚 已具状申行府乞先差撥就近三二千人付本司相兼 水彩集 凹

金少巨匠人言言 竊審釣斾當渡江將師至承楚間伏計已遂還轅方此 萬一言或激切幸真容恕而察其區區之心可也冒昧 謀以屈羣策願聽逆耳之言勿受遜志之語則輔成中 與之功不難致矣某特尚照知顧為直諒之友以神補 隆暑跋履衝涉不無勞止防秋在邇措畫捍禦蓝勤 不勝惶恐之至 用更真保養粹和定而後應茂建中與之基天下不勝 與張相公第三書 -卷一百二十 ಲ

幸甚

其承之豫章行且兩月遠託釣花幸免曠敗種種料理

時極為費力又防秋之期不遠並然未知所指日以快 不敢悍煩粗已就緒唯是錢糧缺乏適當新陳不交之

此間暇時措置討捕誠為得策将來公江或有警急而 惕蒙許遣兵仰荷垂念贑上盗賊紛紛雖未懲創得乗

累具状中行府乞於劉光世岳飛軍中差兵将屯舒新 ていう いなんはち **\*** 深谷小

本路腹心之中亦非細故也更望早賜指揮差撥幸甚

疊干冒朝廷但有惶恐 黄不唯此地不可缺兵本路籍其旅障而三郡乃其所 部輟那軍馬似未為過敢望釣慈特賜行下一路幸甚 被受行府割子委令招填本路缺額禁軍見已遵依施 少蘇敢望指揮行下江東都轉運司支撥應副幸甚疊 指揮今再具状申行府方此急缺之際得此萬斛庶幾 已累申朝廷乞就公江有米州軍支撥至今未奉回降 本路昨蒙朝廷於饒州支米萬碩守臣占各不肯應副

卷一百二十四

行緣本司全缺材武使臣可以部轄訓練欲依将兵法 辟置部隊将等具状中禀敢望鈞慈特為早賜指揮行 下辛甚 與張相公第四書

自相公爱憐推挽所致銘佩之情無以自喻龜勉於此 其悚息再拜某衰病無堪誤蒙上恩付以一路之寄實

亦既累月適當旱暖之餘措置料理升合分文收支均

節莫匪躬親人蒙朝廷應副粗能支梧日前於預為防

次定四軍全等

兴野集

得養疴山林保全晚節則終始之賜莫大之幸也恃照 幸贩濟就緒雨賜調適有豐年之望於此時求去似無 氣不寧宿疾間作深恐曠缺復致人言以贻朝廷羞今 秋之計則然然未有指準素多思慮日夕憂楊遂覺心 **媽避已奏聞乞依舊宫觀差遣敢望釣慈特為敷奏使** 子見議遣兵仰荷垂念今去秋不遠深慮必侍有警急 **基再拜啓累以本路合差軍馬上干釣聽兩被行府割** 與之厚輔敢及此惶恐惶恐

多舒黄斯三州就劉岳軍中分兵駐泊事勢又順敢望 塵浼釣聽過家采納褒予之厚益深愧懼昔秦穆公還 而後遣决致緩不及事江西重地屯正兵萬人既不為 **某再拜啓某昨者既以狂瞽之言仰瀆天聰又以副本** 敢以此冷聞誠以一路利害實係國家休戚不敢以将 副本納呈伏幸省覽某以多病情况不堪决為去計猶 特加釣慮早賜差撥一路幸甚有條陳利害奏劄謹録 去而默默也萬乞照察

くこううとう

1

梁谿集

後誠以其言合於道也相公好善受言無愧古人求於 自崎而作秦誓諸侯之事耳聖人取以繼三代王言之 其再拜伏蒙紙尾垂諭徐為後圖釣鋂及此策慮盡善 倦以屈羣策則功業光大輔成中與何難之有借易及 喜而不寐也近當復以迁跳之論禅補萬一方此震悚 被來教知必照察其精誠其心乃安更望相公持以不 近世數十年來益未之有此某之所以私竊仰服至於 此實賴深者惶恐無地 卷一百二十 次定马事全事 實以事勢已急不得不如此果蒙順指日下調發到此 尤為幸甚切望留念吉州戰船沉江中已半年餘損壞 信亦須肯水出奇非常道也如得具錫黃素當使喚者 此相公之所當深慮也本司乞兵數日一申非敢煎迫 功改動其轍則吾之所以應之者亦豈可守株岳侯移 夫後何道以愚意料之今歲敵必南牧定戒前日之無 已是七月間兵須拊循而後可用不拊循而用之雖韓 **屯襄陽則上流一帶畫無軍馬控扼緩急何以相應援** 杂點集

答惟當時以樂石之言仰報盛德耳昔孔明下教曰諸 惶恐惶恐 **基惶恐伏蒙釣慈特有領脫衣着茶樂多品禮意勤腆** 孔明之志則所以永安宗社而大此生靈者必有在矣 君第勤攻吾短庶幾蜀可治而中原可復願相公無忘 在於非陋何以克當第深恨感既不敢固辭又無以致 揮惶恐惶恐 已甚有状中禀乞付本司拆造防江無猶可用亦望指

卷一百二十

ストロロショーところ 竊間諸大将近已渡江分戌淮上岳侯已趨襄陽臂指 告上及未行而罷之則生靈蒙福何可勝計切望垂念 弊而卒於不可行與其至於不可行而後改曷若未行 右相公以天下為任而眷倚之重言無不從願以一言 不可行之明驗也果輒具劄子論其利害敢私布於左 某惶恐其竊見交子之法初若可行其後官私皆受其 而罷之為愈也崇觀問益當行之矣然未幾改法則是 與張相公第五書十八日 終餘集

乏兵之故如襄陽一軍財賦仰給本路糧道經由新黄 之勢既成首尾之應必至敵雖未戰勝負之計已决矣 緩急何以應援果累具申禀乞差撥軍馬非獨以本路 劉光世移軍合肥岳飛進屯襄陽去江益逐全無控扼 會則敵在目中恢復之功不難致也某素荷照知不勝 方今國家之安危繫於相公相公之敷業係於此舉所 祈懇之至 願真而後發無欲速無見小利量敵而後進慮勝而後

金に上げる言

卷一百二十

沔鄂乃咽喉之地如使賊兵窺伺乗虚驚擾無兵将以 大王四事主書 捍之則一路財賦何由得糧道阻塞大軍坐困其所係 加察 非細故也願相公深思愚言勿吝遣兵使某得以竭盡 贬損海翰所以慰勞有加佩服眷情止以為喻竊審釣 近者專人上状伏計發塵聽覽六月初所遣人還特蒙 區區少助萬一莫大之幸今再具割子塵膏釣聽幸望 與張相公第六書七月六日 **1** 梁縣集

**基承乏豫章忽忽三月偶未曠失實自輝此所及早福** 施北渡總制奉帥己臨盱 胎雖祖巡濟江誓掃清中原 裴度視師志不與賊俱生方之精忠未足多道更望料 但秋氣已至防守之具闕然人情不安反以見尤所以 天下幸甚軍事方與願言總大略省細故保養粹和與 敵制勝以謀為先克建大功以副曆主委任恢復之意 既稔之後公私少寬措置財用支梧目前亦不至缺乏 國同休益受多祉區區傾頌

念 先承鈞慮之及感服之深何可言喻然必待到行府然 淮上恐行府未必有兵可分惟此一軍方順流而來似 便赴本司分擘防秋及討捕盜賊使喚事定即發還麾 後期或致失事今再具状申陳伏望釣慈詳酌止令就 後差撥誠恐往還虛負日月且軍馬有跋涉之勞到此 可截撥以副急缺當因疾置冒昧有請度今猶未到也 有申禀誠非獲已今蒙割命欲遣王彦一軍非尚垂 一路何以及此豈勝銘佩近亦深慮諸大帥已移屯

大三ヨーキーニョ

深點集

金欠し 縣財賦以應副岳侯大軍已為窘迫須得指揮轉運司 開散者如蒙鈞慈許存留於此責以來效必肯竭力以 亦具申禀敢乞垂念 防捍一方然昨屯駐荆南係四川財賦贍養今本路州 王彦者聞頗忠勇善取下但中間縁錢糧缺乏部曲有 本州以去歲旱暵之後倉無顆粒之儲今雖遵依前降 以係省不係省上供等錢米樁簇應副乃可不致缺乏 下或别有措置亦未晚也惶恐惶恐

機制勝難以預料以弱為疆轉危為安止在俛仰之間 今歲之稔倍於常年乗此機會不可失也如待将來乏 苗帶雅庶幾少有儲蓄以待不虞敢望釣慈詳酌行下 別紙蒙下詢非相公虚已廣謀何以及此大抵兵家臨 指揮受納早米然所得升合之耗僅足月支官兵糧食 所摄多矣伏幸裁察 絕族行措置即已為無并之家所蓄不得已而科敷即 更無贏餘以備防秋緩急用度近當中禀乞許本司隨

大定四事人元司

;; (V)

梁點集

不免上煩料 與兵多則難運掉必欲用兵無不如志要當反此恐須 治兵有可恨者設将太少與兵太多設将少則難制 |慎重行師以律者其本也見機而作應變無方者其機 昔謝元破苻堅百萬之衆只縁苻融之却陣周瑜赤壁 金りて 也不貪近功以圖大利必勝之舉也願相公思之近世 之勝只縁風便可以縱火此豈可預料哉要之陷敵 與 張相公第七書二十一 理 . 百二十 四 服

伏承垂諭諸師進屯措畫大略一二不勝歎仰士風不 伏蒙寵諭遣發軍馬仰荷鈞念某累具中禀本路不可 勝亡不可者非相公威徳足以服之未易致此然蜂蠆 也今者號令既行臂指之勢既順則捍禦侵軼乗機決 而恢復之功未建者職此之由其前疏所論正為此設 振勇者孤進隋者偷安莫相應援遂使巨冠積稔通誅 くこう 単人はら 防不勝幸甚 有毒盜賊多智更望臨敵慎重於不必備處過為之 Ų 深路集

襄陽財用糧鉤仰給本路使秋高江上有警無兵捍禦 無兵利害事理之極諒蒙照察近具割子論岳飛移軍 朝廷行府逐此不可不察也惶恐惶恐 聲援可及本路去偽境近江南北並無兵控扼而又去 則州縣騷動何所取財糧道梗塞何由可達一軍坐困 東去偽境遠前有大兵敬障而又去朝廷行府近緩急 呈又恐鈞慮謂江東兩軍既行事體相若此大不然江 此行府所當憂也利害尤大前劄恐未達釣覽今再録 F. 太一百二十四

滅人情少蘇但以秋期在近方朝廷用兵之時控扼絕 本路比來雨明以時早稲既獲其收數倍常年米價頓 次定四車全書 無軍馬不免惶惑又前此數年類也重兵令獨無有士 差撥數千人及秋初至此以安人心以拜物議或諸師 滋所由此故敢望釣慈特賜矜察於所乞軍馬中先次 大夫往往以此見責實無以答之處吉問盗賊紛紛日 岳軍中差兵屯駐舒斯黄州事理似順併望垂念 下未可差師之於麾下摘那不勝幸甚前所陳之於劉 . 課點集

覺過於往時降缺不足以副其求供須不足以滿其意 其近以眼濟勘難就緒衰病日甚不敢當一路重寄己 者如蒙釣慈矜照借以一言之重使得脫此憂惱復自 則往往造為謗識以務中傷此尤非患難之餘所可堪 次第仰託大比庶免職責惟是士風未請奔競的得尤 故苟簡減裂在此一日則料理一日之事如招填卒伍 教目訓練制造器甲修建管房指置錢糧之類皆漸成 具奏聞乞依舊在外宫祠未奉指揮然不敢以欲去之 -T

事方與切望保嗇精神以静制動定而後應以建不世 竊審釣斾已次龜山魚伏在候諒惟區泊不無勞止軍 道途往返之勞且虚費日月誠恐有失事會已具状申 之計一路受賜豈可具言然必待到行府而後遣即有 近准行府劄子許撥差王彦軍馬討捕羣盗且為防秋 之勲以成中興之業不勝祈懇 遂於山林之間實荷始終之賜悚息悚息 與張相公第八書七月十一日

次定四事全書

积豁集

臣齊割命追選前來告示王彦軍中及付本司照會幸 禀恐或有阻滞未到今再申明敢望釣慈詳酌許令王 其垂念 彦到江州日就便赴本司不勝幸甚如蒙開可乞差使 運司保明申奏朝廷乞依近例收召審察必有可觀今 内翰朱震江東都運向子諲皆深知其為人本司及轉 臨江軍申蕭建功者實有文學節操為士人之所推稱 具申行府敢望釣慈更賜詢訪特與敷奏不勝幸甚 卷一百二十四 大三日車とこる 速使賊出於乗間持虚之計正如賊風飄暴傷人倉卒 保護者在於腠理江西今之腠理也諸帥縣屯相去 望保嗇精神以應機變光輔中與之業天下幸甚伏蒙 秋氣益鳥軍事方辣諒惟總統措畫不無少勤神用更 何以支格以一路十餘郡付一書生使之談笑折衝恐 地在江之南其豈不知勢有緩急譬如七尺之驅所當 寵諭軍馬仰荷鈞念大兵方列屯淮泗以圖恢復而此 與張相公第九書八月四日 認新集 ナ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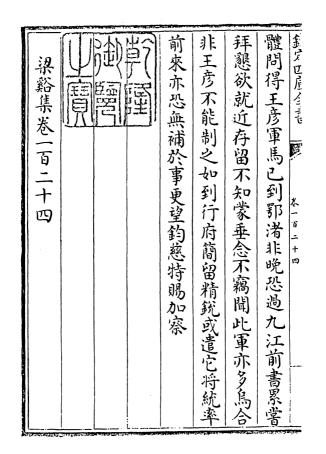
十三名此曹如放還本土決復嘯聚為患未父因面諭 生りしりと言 以禍福使發赴行府自效已皆遵禀次日首領四人退 人潛逊山谷依舊作過本司以旗榜委吉守李彌遊遣 繼復嘯聚人甚苦之近因湖南将官裴鐸殺散以数百 劇賊王權蘇勝久在湖南江西兩界首作過累經招安 允朝夕再具奏陳期於得請願力賜陶鑄莫大之幸 人招誘方出公參除放散黨與外有頭首并強壯人三 無此理更望釣慈特賜垂察基近上章請官祠未蒙俞 卷一百二十 Ś

察 悔具状乞免發遣已送所屬根治違節制之罪其餘 十九人已推第五名為首領借補進勇副尉遣使臣官 姑盡其區區之愚而已謹以副本拜呈幸望釣覽 **基近者不揆報應鉛以八事奏陳迂濶之言顧亦何補** 捕斬庶幾可絕後患不勝幸甚已具公状申陳伏望釣 外其餘分剌諸軍嚴加約東有擅自走田者許諸色人 兵管押至行府敢望鈞慈特賜指揮将首領一人補正

くこりでんる

梁野集

ナヒ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梁谿集卷一百二十五至

詳校官庶吉士歷 溥

侍讀臣孫球覆勘 腾録監生 徐 莊校對官中書 潘英雋

人におったから **採和公園計書** = / 染點集 與張相公第十七書 與張相公第十五書 與張相公第十三書 與張相公第十一書 與張相公第十九書 宋 李綱 摂

金厂正厅 近教乃承諭以俟有警急乃遣第深惘然相公總重兵 遣發豈勝感激然溪望之切歲云暮矣尚未有至者辱 **基累以本路軍馬上干釣聽被受劄命書賜每蒙許以** 遣援其能及乎更望垂念所以處已處人者兩盡其宜 以臨大敵方事之棘固難於分人然其亦荷甄陶付以 路重寄無兵無将何以為防捍之計緩急有警而望 與張相公第十書九月九日 與張相公第二十書

幸鈞家 其前乞軍馬萬人今豈敢望此但得朝廷量行差撥本 不勝幸甚謹具禀目并遣屬官羅薦可詣行府諮禀伏

以捍強敵但欲王靈所及人心自安盗賊自弭風聲所 司隨宜措置足矣喋喋干冒亦非謂得此兵便可倚伏

次定马车全套 劉命欲先次遣兵討為凌冠今州郡預備錢糧尋即行 **暨或銷患於冥冥非尚相公知照何敢及此昨被行府** 下聞作過者頗戢斂今既閱時殊無事實又復紛紛動 染點集

其衰病無堪仰荷上恩委寄之重過勉自效不敢少暇 十人皆散在民間欲為內應幸而彰露使稍有虞宣不 以千百為羣至敢窺伺州縣如吉州近日告獲處賊數 緒所乏者軍馬耳如蒙相公少分麾下数千人使其得 惴惴若無所措事迫情切不覺叨叨死罪死罪 貽朝廷憂哉荷相公期侍之厚豈忍使愁坐於此朝夕 以為朝廷保守一方討捕處吉問冠盗一變舊習沒有 邇來措置錢糧製造器甲修建管房當治城壁漸嚮就

甚 節甚著學問行義皆有過人者願與之進不勝幸甚幸 負之勢或未可知欲相與持久則又有師老財散錢糧 區之願足矣幸望釣察所遣羅薦可佳士頃在髙郵立 承平氣象亦不虚度歲月然後幅中柴車返于故棲區 しいしつ いっこんこれいつ 匮乏之爱此宜相公凤夜之所軫愿也 屯淮四敵人必亦嘯聚有以待我王師欲亟進則恐勝 別幅蒙誨諭非荷相公愛念何以及此今大将重兵列 終點集

金少にんどう 縣以深入誘我今所遇之敵皆中土之民非勁騎也王 岳飛捷音係路此可喜亦可懼頗聞驕偽之謀欲指 時入生界得地不守惟以掃蕩為事重失故民之心恐 非策之得者幸望垂念惶恐惶恐 師既到宜其望風奔溃若為利誘恐或墮其計中不可 上則中原漸有恢復之理偕偽漸有逼逐之勢若如平 不察大抵今日進兵當以招撫為先得地當以保據為 與張相公第十一書 卷一百二十

其悚息再拜其已作書方欲遣發適得斬州報賊馬渡 淮而南以孔彦舟為前鋒歩騎相繼莫知其數朝廷必 欠色の事合意 第欲去不可不知相公将何以教之竊料賊兵止是簽 畫萬一使遂渡江豫章城壁方欲下手脩治殊未有次 必可取勝而防江之兵又自是一段不可闕也两割謹 已聞其詳淮西諸州既得指揮移治則江北全無捍蔽 軍朝廷如遣精銳軍馬自淮南合岳侯之兵角舟夾擊 江南要害去處又無兵将控扼危急之甚束手無可措 杂彩集

近者人選特蒙教賜仰荷慰籍之厚累布問記室當盡 患實實而虚虚今日之事亦有此失其當以防患故當 達的覽寫審入覲朝廷從容啓沃後為視師之行霜露 在不必防處拜禀正欲救此如於實處設疑虚處設實 録呈出奇之說似或可取願相公深思之醫家療病常 以待之則其勝必矣蒙眷照偕易惶恐之至其悚息再 與張相公第十二書十月二十四

戒寒計亦勞止瞻望黃閣無由少承海言嚮風怕跂之

伏領行府提報寫承王師大勝賊騎於淮淝之上指蹤

驟勝而驕兵家所忌願相公深思預防持勝之道有以 以異既與中外共慶尤切歎仰然重兵為後縣敵常態 諸将盡出宏規此與謝安遣偏師以破符堅之衆亦何

中興之勢成矣更真於不以防處曲加提備以江西一 待之則前日之提足以推其鋒後日之勝足以落其膽

アノハンロ not Accept

Į

梁點集

路空虚為念深所望於左右也仰恃愛念冒昧及此惶 其近者再上章丐閉實以難任重責之故蒙思不允益 恐無地 矣而卒莫之遣似非真相知者是大不然相公以恢復 者謂其家相公知炤之厚推挽使處上流重地許兵屢 深震懼素荷卷憐必亮此心不以喋喋欲去為罪也或 乃所以為相知也然我師既勝之後突騎再來必變動 天下為心县以保守一路為意所職不同各行其志是

金ケロアと言

V.

幸無忽 為限備江西虚矣願相公深所實之此非謀自為也切 抽使喚此近日朝廷行下聖吉指揮也本路将兵盡在 其祈醫家欲虚所實而實所虚實處可以設疑虚處必 路将兵聽即司節制此祖宗法也全将兵許本司勾

ことしてきんには

深俗集

應警急之須處守孫佑斬占怯不遣如此則何以帥為

可謂失職矣謹具申禀敢望特賜行下不勝幸甚得虞

**凌吉以有賊盗殘黨之故不欲盡起止令團結一半以** 

憲割目頭上盗賊衰息謹録拜呈縱有些小所存一半 兵将之半切望垂念得此則粗可以為聲勢昨已得指 防冬之備於理似順伏幸留念摻尋至此亦可謂窮急 揮聽本路都統節制使喚以討處短則藉其力為數月 近承朝廷指揮岳飛分兵屯駐九江至今尚猶未到昨 将兵自足彈壓措置併望釣照 日得報止遣水軍屯斬陽要領九江有兵與之相照應 乃為得策更望劄下促其調發甚幸其所之韓京李貴 卷一百二十

金ケロルと言

矣想蒙憫笑也惶恐惶恐 與張相公第十三書

直又許以忠嘉感懼之情無以為喻茍有所見敢不自 竭竊覩邱報韓侯淮陽之捷為之喜而不寐已而聞之

**某近者輒以已見利害仰瀆聽覽伏蒙釣慈既容其拙** 

之王師之舉真而後發當如破竹建瓴使人心響應則 **北來士大夫頗有異論雖得言多浮其實未必信然要** 

くこう自とこう 大熟易集今羣師未動初無牽制策應之師而派軍獨 兴智集

金牙口匠人二言 住則其進似太銳援兵既至未當設伏以謀勝之反為 之上者秋高馬肥萬一北人 南牧而吾之疆場有備以 務静重為自防之計以觀敵人之動静徐為後圖乃策 縣既不界守必有遭誅屠而失望者此县之所以初喜 所因僅能潰圍而出處還故壘則退似太速而所得郡 留釣念使如辛毗者杖節軍門制其輕戰自秋祖冬且 進監賊計中則安危存心所繁豈淺淺也伏望相公特 中疑而卒以為憂也深處韓侯忠勇忽於小失率師復 卷一百二十五

逸侍勞固已得策借使釁端既開而彼不能來則敵人 行而前必有合於天人之願者矣傳曰師能左右之曰 之情可以坐料然後總統羣帥合謀併力选相應援鼓 大臣四事三方 明 保好非 於此勇者抑之使母銳進情者作之使母偷逸賞罰無 使平居不能運掉則緩急何所倚仗哉更望相公加意 以如人之有左右手足運行作止莫不在我乃能如意 重以一身佩天下之安危而其久荷國恩實與朝廷同 用恩威並行則成此武功何遠之有相公蒙上委任之

西 害敢不展盡底為以效區區之愚忠至於出位之罪則 陽兵勢重厚意欲窺圖上流所謀不淺縁荆湖接連江 實自廟謨中外共慶行岳帥報冠偽相無侵犯裹節信 比見朝廷行下諸将捷音前此所未當有也指蹤之力 非所敢逃也冒昧借易惶恐無地伏真裁察 其休戚素荷相公知照之厚直以古人相期則臨大利 一帶地里潤速別無軍馬屯駐深處岳帥派軍難以 與張相公第十四書十二月七日

**戢今日淮西既提得以少安實賴釣此弟襄漢之冠復 县畧以本路乏防冬之兵仰干釣聽重蒙下諭良深愧** 收奇功已具申禀伏望釣慈特賜詳察不勝幸甚 獨力支梧欲望朝廷遣發策應之師庶幾可以捍禦决 日本でもものでい 竊聞淮西之捷實緣釣旆親届當塗號令督戰所致古 斷陽軍馬悉已将帶前去公江千里略無控扼夙夜不 遑更望釣慈特賜垂念非獨某之幸也 爾侵擾本路終以空虚之故不能自保岳侯屯駐九江 Į 梁谿集

人用兵投機之會問不容髮良切欽數令者敵兵侵擾 襄漢其勢恐非淮西之比色藏禍心必有所在願相公 望實在此舉幸望深留釣念 深處之如劉光世之兵非得相公統大兵以督帥又得 自昔窥觑東南未有不從上流者今敵人以重兵侵犯 九江武昌大其聲援将士用命決有成功之理四海之 上流錐岳帥勇銳深愿孤軍難以獨抗不測之屬所係 細相公以身任天下安危如不憚數千里之遠一 臨

流重地勢須摘那諸将應援相為掎角乃可倚仗如蒙 跋涉之勞區區愚慮出此幸望釣察惶恐無地 釣施親臨一號令尤善之善者也為宗社計諒惟不憚 孤軍獨當荆湖又與江淮接境並無軍馬桿賊實皆上 楊沂中為之策應豈能既退而復進變敗而為成岳飛 ころころいろ から 拜納左右幸賜釣覽 其昨被受親筆手詔二道謹募勒上石輒以裝軸碑本 與張相公第十五書十二月十八日 . 杂彩集

金グレノと言 伏審介主入與己遠行朝雖吉甫之歸局那成喜無以 近得岳帥報以偏師屢敗敵人然置蔡不取己遂欽兵 齊既屈必且祈哀於金人驕強之衆雖未必來然自此 過也行聽策煎膺受多祉續馳慶次諸将屢捷賊馬退 正恐有勞釣慮耳 圉為後遂行進討之策此二者正當審處區區愚見謂偽! 下之重冒不測之險以報上恩畴克如此不知且固吾 遁邊境寧盜誠宗社之休生靈之福非相公以身任天 V. 卷一百二十五

豈有深意即本謂屬偽相無窺同上流勢須煩釣亦 時深願退處閑散漸為歸老之計止候春初解嚴即力 中以觀機會徐為後圖今日之事惟當自治待時而愈 到督諸将掎角應援可成大功今既如此願且當軸處 幸第衰病相仍憂慮過當髭髮盡白非後告年侍坐之 **基承乏於此忽見歲暮初以防冬軍馬缺乏為憂今頼** 根本肚而枝葉不足慮也切望留念惶恐惶恐 **プロのほどぶら** 王師之捷遂免雖虞一方寧諡實自釣此所致豈不知 課路集

金万匹尼全元 |望釣慈早賜指揮行下不勝幸甚 未蘇起催户貼錢萬數浩瀚頗以為苦又月椿錢運赴 少意仰瀆釣聽本路錐得一稔然去歲旱膜之甚民力 申前請敢望釣念深所望於門下也 湖北遂覺錢荒如蒙朝廷令作兩限惟理及許折納針 康権貨務阻難恐非所以取信於遠方皆具状申禀敢 **到底幾少寬民力用關子和雅若支請無阻誠為利便** 本司近就洪州光二萬稱回易正合所降法意乃為建 130 卷一百二十五

岳帥累挫其鋒防冬遂可無虞實自相公以身任天下 自淮上王師屢捷之後邊境寧謐惟襄漢問尚有出沒 與張相公第十六書十二月十八日

**花輝得免曠敗其為感服宣易具陳輒有已見二事具** 劄子奏聞副本謹録上呈或可施用幸望采覽不勝惶

之重略不世出之所致顧如某者濫當一路之寄亦頼

本司當邊報警急之際依准行府指揮勾抽處州

一人三回事人三回

梁點集

恐

怯不遣雖蒙朝廷再降指揮並不依應今來諸路大兵 将兵欲就江江控扼使喚守臣孫佑妄以盗賊為名占 捍退賊馬公江平寧本可目前不須前件将兵己劄下 盡數遣還近年雖復舊制緣有朝廷差到大使司兵三 半年更成洪州緣中間罷帥司及處州撥隷湖北路遂 望釣慈特賜詳察無塾勘本路将兵儘有指揮分上下 處州權免起發深慮本路諸州自此解體不後遵票本 司節制緩急難以調發已具奏聞及送袁州取勘外敢

卷一百

二十

幸甚 萬人不復申請今具状申禀伏乞早賜指揮施行不勝 伏蒙委置建康木植已累行下處袁等州計置應副得 逐州報悉皆推托緣本路出產木植止此數州雖己再 兵而已如某方欲引退豈敢復與之校但帥司事體恐 係本司依例合責辦諸州事件並不應副非獨占各将 行惟促更望朝廷行下庶幾不敢弛慢如處守孫佑凡 自此廢更望釣慈曲賜詳察

ノいりゅんな

N.

梁谿集

+

其夏初抵豫章忽見歲抄縁一念之故措置諸事稍 金りひん 竊以自昔創業中與之主必有不二心之臣為之輔翼 便脫此莫大之幸李光端明如未召還亦當處之方面 就緒今兹防冬仰頼庇庥又得無虞寧不知幸第衰病 以之代其以有可觀仰恃養憐輒敢及此惶恐無地 廷求就閑散已當布露腹心敢望釣慈豫擇代者使得 E 加頓覺心力不逮前時止候開春即伸前請干告朝 與張相公第十七書正月十三日 卷一百二

勝傾望依歸之至 修政攘戎削平階偽坐收恢復之功私在朝夕區區不 無與二而相公精忠許國身任安危可謂無愧於古矣 相與以誠乃克大有為於天下仰觀聖主侍遇元熟禮 ここううつ こう 扼預備不虞區區愚見恃易冷聞不勝惶恐 淮南藩籬謂宜料理審擇要害之地建築城壘以為控 之功可謂盛矣竊聞車駕決策駐蹕建康兹惟其時然 自去冬王師大捷之後邊境寧益中外晏然禦侮折衝

一金定正居全書 **县屢致書拜懇以衰病相仍心力不逮難當繁剔欲丐** 其竊謂朝廷欲致中與用兵紙是一事要當以進人材 荷厚德何有窮己干冒不勝悚息之至 開散今幸防冬無虞仰託釣此得免曠敗可遂前請己 意天下幸甚幸甚 修政事固根本明是非分别君子小人為先惟相公留 備禮特賜陶鑄使得養疾山林漸為歸老苑裘之計仰 具奏聞乞罷帥事除一在外宫觀敢望釣慈察其非敢 35 卷一百二十五

**劄子拜呈敢望釣慈特賜詳酌行下不勝幸甚** 散官兵本司已遣發兩頭項軍馬前去討捕深處兵數 千人侵犯吉州残破永豐吉水兩縣逼近州城作過潰 近與漕司同具奏及申朝廷以處賊謝小思等聚集數 本司有申朝廷數事不敢以欲去之故遂廢陳稟輒具 聞朝廷見勾抽福建統制官王進軍馬赴行在乞降指 不多難以捍禦乞自朝廷就近摘那兵将應副捉殺及 與張相公第十八書正月十五 Ð

|欽定匹庫全書 患不細如殘破水豐吉水兩縣所失錢穀甚多殺戮惨 早賜詳酌施行一路不勝幸甚 揮令就便前來權聽使與侯討捕了日發田伏望釣慈 春首農事方興又當官司受納裝發之際盗賊猖獗為 遣發王進軍馬會合討捕庶幾党徒速就平珍干冒不 致占州兩日來未得賊退之報筠袁諸邑已有微類者 酷實緣處守以鄰境為壑本司兵力單弱不能鎮服所 深應滋蔓難制伏望鈞慈以一路生靈財賦為念早賜 卷一百二十五

勝悚息之至 與張相公第十九書正月三十日

/ 盧壽襄鄧恐亦須如此措置更宜深考古跡如濡須塢 竊謂進守一道也能守然後能進正猶弃棋自固然後 能勝敵今車駕将幸建康楚泗皆已修堅城其策得矣 伏蒙鈞慈以今日進守之計下詢顧惟迁肆豈足與此

牛渚圻之類築壘屯兵以備不虞使犬羊不能侵突籠 虎有以養威見可而進今日之至計也奏御割子輒録

大主四軍主

梁銘集

安業亦是一事更望釣慈詳酌一路幸甚幸甚 其惶恐適得吉州李守書具道盗賊曲折輒録拜呈伏 濟師乗此閒暇之時掃為巢穴使舊習稍華良民得以 兵追襲窮捕第恐兵力單弱未能盡其根株如蒙朝廷 馬前去討殺并督将兵會合掩擊幸獲勝提已惟督進 虔賊謝小思等結集光徒數千人侵犯吉州破永豐吉 副本拜呈敢望釣察冒昧惶恐之至 水兩縣潰散官軍驅執将佐殘害甚聚本司遣兩項軍 £

乞釣照 無司并洪州諸事粗己就緒惟修城一事不欲勞民隨 其承乏豫章瑜年仰託大比幸免曠败宣勝感激今安

宜措置以徐圖之樓櫓器具悉皆新創異時成就實為 永利伏幸鈞察

**县近具奏以衰病難當繁劇乞罷帥守改除宫祠未蒙** 俞允伏見邱報司諫陳公輔援靖康伏闕事求去區區

大いりまたいか 一個人 愚分尤不自安再申前請敢望釣慈矜憐早賜陶鑄保 杂谿集

伏奉道君太上皇帝崩計哀慟號絕五情糜潰君臨天 全晚節實有望於相公切真垂念惶恐無地 至 本司近以虔賊侵犯鄰郡丐兵于朝伏蒙差撥李貴 在廊廟何以堪處枕戈當膽修政攘戎以報不天之雕 以刷中國之耻實有望於朝廷今日不勝哀懇激切之 二十有六載而陟方於遐域此固臣子所同痛憤 與張相公第二十書二月二十五 クロー Ð 短

釣慈 蘇民力又使州郡無窘迫之憂誠得策也然尚有可議 李贵者尚在汀州未得來信己令助處州招捉矣伏望 慮官軍既退復出為惡已留兵屯廬陵及檄處守措置 勒珍數項亦有受招安者餘黨漸歸巢穴目前粗定深 項軍馬應副仰荷釣念處冠已遣本司兵将會合討捕 近被朝古措置創建瞻軍酒庫以助月楊養兵之費既

者內一項應州都有田易酒庫並罷契勘本司自置司

梁路集

いくこり可いたさ

宜决可越辨課利饒行應副月橋沛然有餘若罷此與 金罗巴尼 須至仰煩朝廷况與今來瞻軍酒庫自不相妨措置得 兵搞設激賞百色之費盡出其中若罷去即用度頓缺 以來即有田易酒庫次息錢以蟾給一司官吏将佐軍 望釣肯早賜行下不勝幸甚干冒悚息 慈詳酌特降指揮許令存留不勝幸甚幸鎮照察 彼使本司頓然缺乏恐未盡善輒具利害申明敢望釣 本司有申禀朝廷數事未奉指揮皆迫切不可已者敢 卷一百二十五

慈察其誠懇非為備禮早賜陶鎔使得歸安山林保全 某以衰疾難堪繁劇再上章丐祠館未奉俞允敢望釣 威以待之蔑不濟矣率易及此惶恐惶恐 通來准西襄漢問頗有探報當是偽齊以此示其未衰 晚節莫大之幸素荷卷照疊有塵價惶恐無地 不然潰兵之來不難取勝正在朝廷過為隄防蓄銳養

てこるには という

銀光集

金万正左左二百 梁谿集卷一百二十五 卷一百二十五